

◎ 散文



午后的太阳火辣辣地烘烤着刚刚收割过的麦田，也因为刚下过雨，热气蒸腾，隔着车玻璃仍感受到滚烫的热浪。路上行人稀少，田间也不见人影。

推门进院，只见母亲背对着大门，盘腿席地坐在院子里，用棒槌一下紧着一下捶打着一堆麦穗。短袖衫湿漉漉地紧贴在后背上，脖子上晶莹的汗珠一道道往衣领里钻，头上的白毛巾落满了厚厚的麦灰尘土。母亲捶几下就用棒槌再搅腾搅腾，麦子就杂着麦糠落下来了，而院子里也沸腾起阵阵麦尘。

“哪来的麦呀？咱不是没种地吗？”我有点心急而心痛。

“我下地拾的。”母亲回过头，声音怯怯的，她就怕儿女责怪她。母亲的脸

红通通的，皱纹里填杂着汗水麦锈的混合物。

“现在都是大型收割机收麦，地里咋还会有麦穗？”我拉起母亲的右胳膊，手腕内侧一条两寸长的伤疤触目惊心，摸上去硬硬的，似乎能摸到里面埋着的钢板。我的泪在眼眶里打转。

母亲抽回手扭身摘下院子里种的顶花带刺的黄瓜给我，说：“今年的干热风连刮了几天，收割机就碰落了好多麦穗头，还有地头边界收割机拐弯碾压掉的也可多，我闲着难受，就去拾了。”

“你腰不疼了？你胳膊不疼了？你血压不高了？钢板动了咋弄？”我连珠炮似的诘问。

“我血压真不高，咋儿还量，我腰腿

哪都不疼。”母亲安抚似的笑了。她站起来直了直腰，三寸长的伤疤顺着腰椎在汗湿的衫子里若隐若现，唯恐我不相信，她又跺了跺脚，嘴里重复说：“哪都不疼，哪都不疼，真的不疼……”

我苦笑了一下，母亲去洗脸了，吃着鲜嫩黄瓜的我陷入了沉思。

去年的五一，一辈子连头疼脑热都极少有的母亲骑三轮车拐弯太猛摔到了路边沟里，手腕骨折，腰椎骨折。近七十岁的年龄做了大手术，手腕、腰椎都被植入了钢钉、钢板。医生嘱咐她必须卧床休息三个月，以后也不能干重活了。一辈子闲不住的母亲精神一下子垮了，躺在床上总觉得自己成了废人，天天长吁短叹暗暗垂泪。在一大家人的照

◎ 散文

不知道花是不是这尘世间美丽的天使，每一朵花的降临都装点了世界的缤纷；不知道花是不是阳光雨露倾注的爱，总在人们心里温润着。

最美五月，雨后初晴，与友相约，来到一个美丽的花园。一朵朵花刚刚沐浴过清新的雨露，散发着晶莹的光，偶尔抖一下身体，演绎一场清新迷人的“水晶之恋”。一眼望去，这成团成簇争妍斗艳的花，好似只有华美绽放才不负此生尘缘。这满园花开的绚烂图景让人想到“蓬勃”“极致”“热烈”“繁盛”“震撼”等词语。

我们一起徜徉在花的海洋里，绯红、丹紫、姚黄、火红、米白、芙蓉、豆绿、酒金……不觉间自己也成了五彩缤纷的了。走着走着，一朵月季或是一枝雏菊会欢欢喜喜地迎面而来，许是趁着微风的轻拂，给我们送来美好的祝福。铁线莲还是那样优雅地开着，那清清淡淡的紫色花瓣曾无数次入梦，或许它就是梦的颜色吧！玛格丽特开出了满藤蔓的繁华和雍容，婀娜妩媚、风姿绰约，这一场丰盈的花事，仿佛酝酿了很久，只等

◎ 小小说

小时候，在我们村子里，有一个人叫老关，外号“赌棍儿”。村里人之所以这么叫他，是因为这个老关自恃比别人多看了几本书，总认为自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谁都不服气，与人一见面就爱打赌。与村里的老人打赌，与年轻人打赌，与男人打赌，与女人打赌，甚至有时还与小孩子打赌。

说起来，那个时候，农村人都很穷，打赌换来的赌资既不可能是身家性命，也不会是财产金钱，大部分都与吃喝相关。一个馒头、一杯小酒、一碗面条儿，甚至一块糖果、一包瓜子，往往就会成为打赌用的赌注。

比如有一次，村里张寡妇回娘家赶集。张寡妇爱看热闹，在集市上花了几毛钱看到一个稀罕表演，大致内容是：在一个立起来的半个木箱子里面，一个个头不足 30 公分的小姑娘把身子装在瓶子里，然后露出脑袋给大家唱歌、表演，唱谁像谁，演啥像啥，那神态活灵活现的样子惹得张寡妇连叫了几声好。

回到村里，张寡妇把白天看到的事叙述给大家听，讲述的时候，眉飞色舞，万分激动。此时，老关正好在场，听了张寡妇的叙述，说：“张寡妇，那可不是真的，你上当了，几毛钱白花了。”张寡妇不服：“不可能，这都是我亲眼见的，还会有假？”老关说：“不信咱俩打个赌？”张寡妇说：“赌啥？”老关说：“这样吧，你说的那个超级袖珍姑娘要是真的，我给你掏五块钱，要是假的，你得给我擀一碗捞面条儿吃。”张寡妇自恃亲眼所见，认为不可能会有错，便满口答应。老关呢，因为曾经从别人那里听说过这事儿，知道其中的原委，心中暗暗得意：这碗捞面条儿马上就要吃到嘴里了。

当即，两人急忙忙去了好几公里

五月的花园

朱丽

此刻开出倾世的烂漫。夏洛特夫人开得层层叠叠，亮丽的黄和纯净的粉不知谁映衬了谁的多娇明媚，美成了一首初夏的散文诗。粉龙沙随着清风摇曳，好似一个个翩翩起舞的女子，舞姿轻盈、灵秀甜美，娇羞可人。

走着走着，就被这些开到忘我的花感动了，有一种美是可以像流水一样汩汩流淌在心里的，洗却你的忧愁，润泽你的心境，通透你的了悟。当你爱着花，你的世界就不会有驳杂、不会有喧闹，一颗安静有爱的心灵是修为、是超脱。

席慕容是爱花的，在她的生命中，花的世界就是爱的世界，一颗浮浮沉沉的心在花中找到了依托和归宿，因此在她的很多诗歌中都写到花，以花表意、借花抒情，花就是她表达人生思考的意象，也是她的情感载体。我们所熟知的

那首《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是一首爱情诗，诗人用花表达少女的痴心和梦碎，一种遗憾之美、忧伤之美，通过花带给我们情感的触动，这是花的情感表达。

我们满心欢喜地和一朵花相视、对话，时不时轻轻嗅着令人陶醉的芬芳，还用相机把自己和最美的花永远定格在一起，朋友说：“来一次花园一定会很久都没有烦恼。”我们纷纷赞同，笑声在花的海洋里飞扬，笑容也汇成了花的海洋。

古今爱花之人甚多，古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梅妻鹤子”的林和靖，林黛玉爱花有《葬花吟》，晏殊诗云：“无可奈何

打 赌

李天才

外张寡妇娘家的集上。可走到一看，集早散了，表演队也早撤离现场了，这咋弄？于是，两人就商量，要不直接找村里的教书先生评判，教书先生见多识广、知识渊博，只要是他说的，大家都信，也只有请老先生出来评判，双方才能决出胜负。

就这样，张寡妇和老关又摸黑回到村里，直奔教书先生家。此时，老先生正准备卧床休息，得知二人来意，笑道：“张寡妇，这回打赌老关赢了。”其实，后来许多人都知道了，所谓的袖珍姑娘，不过是利用光学反射原理演示的一种障眼法。就这样，老关轻轻松松赢了一碗捞面条儿。

没过多久，张寡妇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姓乔，人称老乔。据说，老乔挺有能耐，经常走南闯北，只因家里成分高，一直没能说上媳妇，不得不屈就做了张寡妇的上门女婿。来到村里没多久，就听说了自己老婆和老关打赌的事情，不服，便向老婆表示：放心，找个机会俺给你出出气。

话说有一天，老乔到镇里去办事，办完事顺便到集上走走。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菜摊上有人卖一种辣椒，说叫朝天椒，是从外省进过来的一种辣椒，别看个头小，吃起来挺辣。老乔平时就爱吃辣椒，每顿饭都离不了，见到新品种，自然心动，于是在购买前拿起一个尝了一口，一尝不要紧：我的个亲娘，怎么会有这么辣的东西呀，满口火辣辣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与

此同时，老乔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

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屋外已是冰天雪地。村民吃过晚饭后三三两两地聚在村饲养室里，那里不仅空间大，而且有炉火，村民晚饭后总爱聚在那里，围着炉火谈天说地，好不热闹。

老关一上场，又开始发挥其专长：打赌。见谁都想赌一把。恰巧老乔进门，见势，说：“老关，咱俩打个赌呗。”老关问：“赌什么？”老乔从衣兜里掏出一串晒干了的干辣椒，说：“老关，你敢吃下这根辣椒，我给你五分钱，吃两根呢，给你一毛钱，要是吃下十根呢，给你五毛钱，行不？”

老关一听这话就来劲儿了，心说：好个老乔，仗着自己做木匠生意，手里有几个臭钱，这是来显摆了，你不知道我老关平生最爱吃的就是辣椒吗，别说吃十根，吃一串又如何？想到这，他一把夺过老乔手中那一串晒干的朝天椒，然后一根接着一根地吞了下去。一边吞咽，一边嘟囔：我看你手里有多少钱？我看你手里有多少钱？

不知不觉，一串辣椒被老关三下五除二吃了个精光。老关呀老关，你现在的吃的可不是你平时吃的那种普通的辣椒呀，论起来这种朝天椒的辛辣指数比传统的辣椒要强上几十倍、几百倍呀，弄不好，会死人的。果然，没过多久，老关就觉得胃里难受，心里发燥，

顾安抚下总算能下地走路了，可她自从两脚挨了地就再也不愿意闲着，就是用一只手也要抢着洗碗擦桌子，不让干还生气。在儿女的强烈坚持下她才极不情愿地把家里的地承包给他人种了。

陪着母亲说了一会儿话，看到邻居纷纷下地，她就有点坐不住了，开始催我走，看我没有想走的意思，只好对我说，她着急去地里拾麦，又怕我不让去。“这还热着呢，你晚会儿再去吧？”我央求她。“真的不热，地里有风。你看人家都忙着种玉米种芝麻种豆子，麦穗都没人拾，如果再下雨就该发芽了，多可惜呀。”

我无言以对，就说我和你一起去吧。母亲推我进屋死活都不让我跟她下地。她胳膊下夹起一个旧化肥袋，又灌上一壶凉开水，就把她胖胖的身体投入到热辣辣的阳光里了。走了几步，回头告诉刚午睡起来的父亲，过一两个小时开着三轮车顺着东地去找她，她把麦穗放到车里还能再多拾会儿。

帮着父亲把院子里的麦糠麦子用簸箕分离簸净，他叫我撑开窗台下的化肥袋把麦子倒进去，我看到已有满满一袋了，这可都是一穗一穗拾起来的啊。父亲说，人家下地我和你娘也下地，别人忙着收种，我俩就拾麦。谁能想象得到父亲是一个月前因消化道出血还在重症监护室里被医生下过病危通知书的人呢？唉，这两个闲不住人啊！父亲说，年老了觉少，闲着更睡不着，这几天天天下地，晚上倒床上就睡着了。我无奈地笑了。

想起我小时候，清早四五点，母亲就把我们几个大点的儿女从睡梦中扯起来下地。那时候是用手割麦，收种时间扯得特别长，农民得和天气抢粮食。我们挎着比自己还大的竹篮子去拾麦，还比赛看谁的篮子先拾满呢。母亲说，人勤地不懒，地懒人没饭。

看到侄女在屋里写作业，我问她奶奶这几天下地让你跟她拾麦不，侄女说，奶奶不让我跟她去地里，说太热了，叫我在家好好看书学习。我抚摸了下她的头，呵呵笑了。

何花落去”，李清照误入藕花深处，今有老舍先生看到花开就高兴，梁实秋因一盆文竹都不能幸免于抗战 40 年心中仍戚戚，张爱玲从尘埃中开出花来的爱，林清玄“花开是一种有情”……爱花的心境虽然不同，但情怀却是相同的。但凡爱花之人都对世界有着更多的温情与爱，芬芳是可以生发出善意的。染着香气的生活像迷蒙的诗、像浅浅的月、像淡淡的相思、像脸颊的羞涩、像柔柔的轻舞……爱花的人哪怕经历人世的风雨变幻，依然可以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和尘世不凡的美。

当然，花园主人也是爱花人，她把爱花的情感蕴藏在了一朵朵惹人爱怜的花里，让花绽放出最美的姿态，给人们以美和馨香。当我们谈到花，她的笑容里有满满的爱和喜悦，还有从花中获得的禅意和超然。她知花、懂花、爱花、惜花，怀着一颗向善之心，感念着花朵奉献给世界的美丽，花在默默地开，她在无声地爱。

五月的花园，在唯美的遇见中，惊艳了时光。

浑身发热，满头冒汗。又过了一会儿，肚子疼得干脆躺在地上打滚，嘴里还不断喊着爹娘，原来是辣劲儿一步一步地往上蹿呢。

当时，有很多现场看热闹的人不断吆喝、拍手、说笑、叫好，突然不知是谁说了声：别闹了，赶紧想办法吧，要不老关一会儿会被辣椒烧死的。一听说会死人，人们顿时鸦雀无声。一看，可不是吗，躺在地上打滚的老关，翻滚的劲儿越来越足，叫声也越来越大。赶紧想办法救吧，可想来想去，谁都没有什么好办法。不知谁说了声：不行干脆送到村医老李那儿去吧，看老李有没有什么好的抢救办法？说着，大伙你挽胳膊我拽腿，生生把老关拖到了村医老李家。

老李早就睡下了，一听有人呼叫，连忙起床，得知老关是因为吃多了辣椒才会这样，连忙说：“别急，别急，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人，没有啥好的治疗办法，先用个土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吧。”说着就让还在哼唧的老关赶紧脱掉棉袄棉裤，脱掉毛衣毛裤，脱掉里面的单衣和鞋子，最后只剩下一条裤衩，走到村头麦场里绕着麦秸垛转圈。老李说：“只有这样，才能慢慢散去老关胃里的毒气，排除他肚子里的燥火，啥时候不难受了，啥时候停下来，不然，他会这样嚎叫到天亮。”

就这样，老关，那个爱打赌的老关，那个被村民们称之为“赌棍儿”的老关，光着身子，赤着脚，穿着个大裤衩，在那个大雪纷飞、冰天雪地的寒夜里，一个人绕着麦秸垛转圈，不停地转，一圈，又一圈，没有人记得他总共转了多少圈，就连老关自己后来也说不清那天晚上他自己光着脚丫在雪地里到底转了多少圈。

陈州古坝赋

张华中

圣哉！六千年前，初于非工。肇于劳作，浑然天成。烧土为器，平底六孔。中虚上锐，火之肖形。大如鹅卵，天籁之鸣。唯陈古坝，朴穆如钟。质而无华，苍如鸿蒙。桑梓巷雨，乡野民风。五声六律，唯坝调正。一奏《道德》，大音希声。再颂《论语》，慎始有终。三演《千字》，恢恢弘弘。岂笙竿而能匹？和金石以用功。或睹羲陵峨峨，一邦乌托；颇觉蔡水潺潺，双耳可聆。曳屣蓑裳，环佩之鸣。寻郊问畦，嚶嚶百虫。乘醉觅芳，有画师书家；吟歌颂雅，赖羽客诗翁。只道岁移律吕，寒暑迭更。岂料黄钟毁灭，瓦釜雷鸣。菜根已失，苟苟营营。方其流星牧野，英雄末路。空树对月，泣下老夫。斑斑古梅，谁赴陈楚品茗；若驳老松，怎邀谢氏煮酒？

噫！斯事已矣，浮云在阁。金曲易散，乐魂难寻，夫子闻《韶》，弗知肉醺。商女《后庭》，饮鸩亡身。意寒徒悼，幽潭沉心。蛟人壶中，一棹归云；客子城头，几声古坝。喧嚣归阕，浮华散尽。守心自暖，抱一终身。坝兮归来，定我乾坤。

龙湖六咏

孙诚中

（一）  
古城苍苍秀若云，  
家山几度梦里寻。  
平粮高岗绕玉带，  
弦歌台畔闪金鳞。  
柳湖荷花绽万朵，  
鸟语啾啾自在吟。  
陈楚故事流千载，  
中原文化景生春。

（二）  
新雨如丝润平畴，  
风摇凝露映眸中。  
蛙声时鸣麦田阔，  
白鹭悠然饰满空。  
苔痕细密泉流浅，  
墨色深处鹤迹朦。  
独仁穹桥风满袖，  
垂纶无端钓飞鸿。

（三）  
晨风至柔踏岸行，  
流水潺潺胜琴声。  
鸣蝉彼刻音方寂，  
归燕斯时梦初成。  
信步东湖花半醒，  
回眸明月皓然升。  
当年植柳曾约定，  
来日相逢于此亭。

套娃

王绍祯

在我家的博古架上  
摆放着一套精美的套娃  
虽然搬了几次家  
这套娃仍然被珍藏

三十年前的霍尔果斯口岸市场  
我第一眼就瞧见你俊丽的模样  
是送给儿女“六一”节的礼物  
你承载着我好多多好希望

时光没改变套娃圆融密实的身軀  
烟云未褪去套娃色泽如初的鲜亮  
你陪孩子走了很长一段路  
通体浸润着诗和梦想

今年又到了儿童节  
套娃又承接了新的期冀  
你静静守望着初露尖尖角的小荷  
伴幼纯洁白的心儿徐徐绽放

于是  
你又像蓓蕾之芽萌萌的  
和晨曦里的露珠一般  
泛出蓬蓬勃勃充满生机的亮

于是  
你又被白白肉肉的小手摆弄着  
在编织着的新的未来中  
去追逐这一季的甜美和向往



曹克宏 作